

錢安全 肉身就安全 愛國浪潮下的移民暗流

十一國慶。愛國憤青在網上大聲疾呼，有「良知」的中國人國慶期間不要去日本旅行，給日本「送外匯」。可「聰明」的中國人，不僅是去日本旅行，若有機會，當然是很願意去做「日本人」的。身邊的朋友，但凡有能力符合「高級職業人才」專案條件的，也都去申請日本的「永久居留權」了。

想起以前有位日本評論人說：日本人常常罵自己的國家和政府，但不會輕易放棄國籍；而中國人相反，嘴巴上說愛國，卻可能是世界上最隨便放棄國籍的一群人。

內地如何「香港化」

香港人現在整天喊抗拒「大陸化」，殊不知內地「香港化」得有多厲害。香港人每有風吹草動就「跑路」，這幾年尤流行移民台灣。而內地愈來愈和香港一樣，大街上走的行人，看着都是「中國人」，但真的查他國籍，未必。

這現象早從很多年前就開始了，原先由於一些扭曲的政策而催生出來。例如，有些中產階級買不起學區房，於是乾脆花幾十萬人民幣，買一個太平洋上不知名小島國的國籍，搖身一變成爲「老外」，便能享受優惠政策進入心儀的學校。所以，很多人移民只是爲了拿一個國籍，不是真的要出去生活。而聽說那些移民出去的人，不少都後悔了，因爲外國「好山好水好無聊」，坐滿移民監回來，發現沒有移民的人混得比自己好太多，於是又紛紛「返國」。不過，這幾年隨着國內局勢的微妙演變，移民的暗流似乎愈演愈烈，事情正在起變化。

那些口口聲聲說「愛國」，三令五申中國經濟會一直好下去的精英，不少都已經或正在移民的路上。連朋友的創業項目都是「早發早移」，這幾乎已經成爲時代的「風口」。可是，要獲得「自由身」談何容易呢？

中國移民者的目的地，多數是英（包括英聯邦國家）美——現代世界秩序的制定者。有錢的，投資移民；沒錢的，技術移民；沒技術的，投靠親屬移民。中國人移民還是很講「兵法策略」的，通常兵馬未動糧草先行。肉身先不要引起注意，靜悄悄把資產都轉移出去。錢安全了，肉身就安全了。韓寒很多年前說的那句笑話，今天聽起來已不好笑：「在中國，我周圍都是貪官們，已經習慣，去了外國，發現周圍還都是中國貪官們，我肯定崩潰了。」當然，未必周圍都是中國貪官，但肯定到處都是中國人。而且，中國的資本也正在入侵全世界。你在中國逛的商場是「某達廣場」，結果移民去了西班牙，發現怎麼還是在逛「某達廣場」，都是幫襯王某林和他的「國民老公」兒子。

自從香港推行「零雙非」後，許多向外把孩子送出境外的內地家長，把目光投向了美國，在內地形成一個叫「美寶媽」（美國寶寶媽媽）的群體。

香港不讓生？那就去美國

美國人比香港人精於計算，看到「商機」，乾脆大量開放，正好拉動美國經濟。《北京遇上西雅圖》裏，湯唯扮演的孕婦要躲起來生孩子，因爲持的是旅遊簽證，本質上違法。但現在，中國媽媽可以堂而皇之地跟美國簽證官說自己要去美國生孩子，便會獲批合法逗留。美國人想，這些中國父母的事業都在中國，離不開中國，但心又嚮往美國，他們生了個美國小孩，只能接回中國去培養，擲重金給小孩最好的教育，等小孩長大成才，總要送回來——美國人不用花錢把小孩養大，卻收穫了爲美國做貢獻的公民——這筆生意做得過！

記得幾年前，在香港和一位從內地來參加美國大學入學考試的家長聊天。問他爲什麼送孩子去美國讀書，這位家長的回答和其他家長不一樣。他說，清末從洋務運動開始，中國不斷送學生出去接受西方教育，所以才孕育出人才輩出的民國時代。這一輪留學、移民潮，是「新洋務運動」。他堅信，今天出國的中國年輕人，真正的精英最終會選擇回來改變中國，因爲在他看來，發自內心的愛國熱忱本身就是精英的其中一項特質——如果不愛國，便算不上精英。

但是，其他更多數的中國家長，似乎沒有這麼高的「覺悟」。實際上，他們也沒有足夠的識見去理解西方社會是

怎樣一種社會，什麼叫普通法、貴族學校、遺產稅、新教倫理等等。他們連土生土長的中國的情況都搞不明白，更何況美國呢？多數人僅僅是「趕時髦」，又趕上現在移民政策寬鬆，就走了。對一個人口14億的國家來說，從來沒有小事。即便這股「時髦」僅僅影響了1%的人口，那也是1千4百萬——兩個香港的人口總和啊！

不要遠方的苟且

一切政治問題，都是經濟問題的偽裝。無論你接受也好，不接受也罷，今天的中國影響力都太大了。改革開放幾十年，中國無疑成功把自己變成了世界經濟最主要的發動機之一。所以，中國的經濟轉型牽動全球注意。未來很長一段時間，可能都會持續「中美爭霸」的「新冷戰時期」。最終鹿死誰手？其實沒人知道。就好像「美蘇爭霸」時美國人根本沒做好贏的準備，因為蘇聯絲毫看不出任何敗相，所有「死因」都是事後諸葛亮總結的「好運氣」而已。

互聯網時代，開啓了中國網民的「偉大徵程」。雖然不能「佔領白宮」，又有自己國家「防火長城」的重重障礙，仍無法阻攔他們「翻牆」到臉書，以排山倒海之勢鋪天蓋地圍攻他們所判定的「辱華者」或者「賣國賊」。中國社會日趨分裂——精英眼睛向外，尋找與外界建立連接的合作可能；屌絲眼睛向內，拒絕接受外在的所有，所謂「愛國」的自尊心，在切斷信息通道之後愈發膨脹。對外的態度，基本上可以作為判斷一個人社會階層的標準。

這些現象的背後，孰言與中國經濟發展放緩（或稱「正常化」，長期雙位數的增長才不正常）沒有關係？因為中國經濟發展放緩，人民幣也沒有過去10年那麼堅挺，精英擔心手上的資產縮水，自然把目光投向境外美元市場；屌絲則因為總體經濟環境比過去蕭條，甚至連找一份像樣的工作都難了，再看到精英階層的崇洋媚外，變得更加仇視外國也是可以理解的——反正無論如何也是身在底層不得翻身，喊幾句「愛國」起碼顯得比較「高尚」吧？

很多年前，也曾經糾結於要不要移民這個命題（偽命題？）。內地那個很受歡迎的「高知子弟」高曉松說：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還有詩和遠方的田野。」可能年紀大了，對這種「詩化」的語言自動屏蔽——世界其實不是這樣劃分的。大概是上只有兩種人，一種人有能力把生活過好，一種人沒能力把生活過好。對前者來說，無論「眼前」還是「遠方」都有「詩」。而對後者來說，假如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那麼等待他的，就是遠方的苟且。不想離開香港，是為了不要遠方的苟且，更要讓所有我愛的人一個相對「不折騰」的生活。至於我愛不愛國呢？你猜。

自由撰稿人